



惊涛骇浪里的英雄

JING TAO HAI LANG LI DE YING XIONG

PDG

惊涛骇浪里的英雄

陆俊超著 华三川插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9

目 次

“劳动号”油輪·····	3
惊濤駭浪万里行·····	18
鉄錘和鎌刀·····	41
鹿特丹港巧遇記·····	48

“劳动号”油輪

小油輪，調皮的水手叫它“潛水艇”。四級風，船身就被埋在浪里，廚房煮不成飯，大家只好啃干糧。船到港，停泊的時間最短，碼頭远离市区，赶回家去，板凳还坐不暖，就得往船上赶。小油輪靠在巨輪旁，簡直象条小拖輪。水手們見到巨輪上的同伴，好象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半头。

不！这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当比坚苦比干劲的呼声象春雷般响彻大海的时候，看！那“劳动号”小油輪冲击着揚子江的急流雄赳赳地駛进了黃浦江。它是按照慣例赶来上海进行四个月一次的檢修工程的，時間是两个星期。以往，这是水手們回家的好机会，現在大家的心情却完全不同。他們不是在海上的时候就向几十艘兄弟船发出了挑战电报：全体船員同船厂一起修船，而且一定要把修船期縮短一半。怀着这样的壮志，水手們好象跨上了駿馬。船上的工会主席一等水手李勇領着大家屹立在船首，把高高翹起的船头当成了擂台。他們袒露着胸脯，扫視着四周，要在大家的面前显一显身手。然而黃浦江今天突然变了样，港內空蕩蕩

的，几十个系船浮筒上找不到一只兄弟船，原来在“快装快跑”的口号下，兄弟船早就駛出了大海。打擂台找不到对手，叫人好不心痒啊。正当船員們失望之际，一艘华丽耀眼的英国巨輪突然一下子冲到了小油輪身旁。好象有誰在暗中故意这样安排：那艘英国巨輪竟跟小油輪系帶在同一个浮筒上。交通艇首先靠上英国船，然后弯到“劳动号”小油船上。艇上的老大在喊：

“回家的快下艇，岸上的交通車已經准备好啦。”

甲板上响起一陣乱哄哄的声音。水手們連拉帶扯的想把李勇推下船去。李勇怎么也不肯下去，他扯着喉嚨在叫喊：

“我不上岸，你們干么强迫我下船！”

原来李勇的未婚妻已經报了名要上安徽参加农业生产，明天就要出发了。水手們得知消息后，一定叫他赶去告别。但李勇却認為跟未婚妻告别是私事。現在船上大伙已經提出了“不回家，苦战一星期”的口号，他怎么能够回家去办私事呢？正在难分难解的时候，工人出身的老輪机長黃阿毛赶到了。他一个箭步冲到李勇面前，揚了揚手中的鰕头，嚷道：“好啊，好阿弟，你把未婚妻当作私有财产嗎？支援农业生产也是革命啊。回去，說几句鼓励的話，叫她在农业生产上称得上做个海員的未婚妻。”老輪机長不由分說，推着李勇就走，一边說：“快走啊！說几句话，喝上一杯茶，几个

鐘頭就能回轉啦。”

在一陣大笑聲中，李勇无可奈何地登上了小艇。他板着臉跟自己生着氣，因此根本沒有去注意艇內的搭客。等小艇開動時，他抬起頭來，這才突然發現跟他面對面坐着的正是那艘英國船的船長。他的身旁坐着一個中國外輪代理公司的翻譯。英國船長指着浦東“滬東船廠”上的那排觸目的大紅字，儼然以“中國通”的口氣朝翻譯說道：“先生，上面寫的是：‘電綫過江，禁止拋錨’吧。唔，不寫英文，對我們英國人太不方便了。”

翻譯的臉上流露出一陣不能自禁的喜悅。他以一種自豪的口氣糾正道：

“不是的，船長。上面寫着：‘我們一定要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！超過英國！’”

英國船長那種矜持而高傲的儀態立刻消失了。他解嘲地說，“我們英國的經濟已經飽和了，很難再向前發展了。而你們中國到處都還是真空地帶。中國會趕上我們的。”

李勇凭着過去學到的那點英文，差不多聽懂了大半。不管對方解說得對否，聽來，這位英國的海上紳士是服輸了。可是不，你看，他為什麼又恢復了矜持的儀態？他的嘴角上為什麼又挂起了那絲傲然的微笑？原來他的目光從華麗的英國船落到了小油船的身上。相形之下，小油輪確實顯得暗淡無光，那黃色的鐵鏽布滿了全船。海員們都知道，

为了防止起火，小油輪航行在海上时別說敵鏽，就是帶釘的鞋子也不准穿。因此水手只有利用到港后卸空待裝的空隙进行保养。可是解放以来，小油輪的运力已經提高了五倍，这样的非生产性停泊早在三年前就已消灭了。当然，有关这些生产的数字，英国船長是不会知道的。他心目中的繁荣和强大是由外表的华丽組成的。这就难怪他很快又露出了得意的神色了，而且他以老牌航海家的語气，輕佻地問着翻譯：

“商船呢？你們也准备在十五年內赶上我們嗎？”

翻譯望望英国船，又望望小油輪，一时不敢作答。英国船長立即发出了一陣傲然的笑声。这种笑声是多么熟悉啊，这是十九世紀“海上霸王”的笑声。这笑声气得李勇一下跳了起来，揚着手臂斬釘截鐵地回答：

“当然要赶上！还要超过英国！”

英国船長望了下李勇穿的那身水手服，露出了不屑置辯的神气。这簡直要把李勇气歪了，他恨不得立刻飞回船上去，馬上参加战斗。他一步奔到艇首，朝艇老大喊道：“不上岸了，把我送回去！”艇老大一下子摸不清出了什么事，李勇就一把夺过对方手中的舵輪，把小艇調轉头，朝小油輪駛去。

李勇飞一般奔上了小油輪，指着前面的英国船向水手們喊道：“看，同志們，对手就在我們面前！从搖台上把这‘海

上霸王’打下去。”

李勇又奔向老轮机長，准备把艇上遇到的事情轉告他。然而老轮机長老远就止住了他的喊声。这时船厂的汽艇正装着一批工人赶来工作。轮机長一手指着厂前那排“赶上英国！超过英国！”的大紅字，一手作着喇叭，朝船厂工人喊道：“回去！兄



弟們，把你們的力量集中到趕英國上去，這裡的工程我們全部自己包下來！”

船廠工人立即報以一陣歡呼。輪機長回轉頭朝李勇嚷道：“老阿弟，你回來了嗎，那也好！咱們一塊兒干吧！把這‘海上霸王’打下去，叫他們瞧瞧咱們中國水手的干劲！”

“趕上英國！超過英國！”的口號對中國海員說來，就象一道沖鋒陷陣的號令。幾十年來，中國海員在英國船上工作的有幾萬人，二十幾年前老輪機長黃阿毛就在英國船上干過活。他們吃盡了英國人的苦，受够了英國人的氣。現在他們揚眉吐氣的時候到了！他們決定要顯一顯自己的力量，跟那艘英國船比一比高低！

小油船啊，它好象吃下了老虎膽，它挑上了比自己強數倍對手，它好比拳擊台上的輕量級選手硬要把重量級對手打下台去。

船上立即分成兩路人馬干起來。老輪機長率領着機倉部人員走下機倉，立即展開了檢修工程。另一路人馬由李勇率領着齊奔上甲板，幾十把鉗頭同時敲響，他們決心要在一星期內把小油輪變成一條無銹船，還要給它換上一身鮮艷的春裝，叫它從里到外賽過那條英國船。

鉗頭的叮當聲召喚着人們參加戰鬥，從老船長一直到年輕的小學徒，個個都投入了戰場。李勇從翻譯同志口中，打聽到了英國船的底細：時速十二浬，載重六千噸，1953

年是運轉率最高的一年，全年航行三萬二千哩，噸哩是二萬萬。他馬上把這個消息帶進機房。老輪機長眨眨眼，屈指一算笑着說：“老阿弟，看起來它的外表够吓人，其實它是輛破馬車。我們二千噸的小油船時速只有十一哩，全年却能跑八萬哩，我們完成的噸哩是一億六千萬。按照噸位的比例計算，我們早就超過它二倍還多。”

“老軌師傅，”李勇以船員們習慣的尊稱喊了輪機長一聲，“這樣的對手几時才能遇上一次！我們要以小勝大，我們還要在噸哩上把它打下陣去。叫英國巨輪做我們小油船手下的敗兵。”

這時有人揷嘴道：“且慢，我們先別獅子大開口，做事要十拿九穩，增加四千萬噸哩可不是說着玩的。”

“胆小鬼！”老輪機長揚着拳頭喊道：“你只會長他人氣概，滅自己威風。你还當海員呢，回家給老婆抱孩子去吧！”

全場响起一陣笑声。笑声停后，大家同声喊道：“对，老軌師傅說得对。我們輪機部早就提出增加二千萬噸哩的指标。現在碰上了真正的對手，我們應該再跃进一倍。”

“对！弟兄們，这才是長中國的气概，滅英國的威風。老阿弟，打鐵要趁熱，赶快把它写成標語挂上駕駛台，再請船長把它写成英文，叫英國人也開開眼界。”

急就而成的標語挂上了駕駛台。上面用中文和英文寫了兩排大字：“二千噸小油輪，一定要擊敗英國的六千噸巨

輪！”

標語好象一道戰書，面向着英國船。除鏽鉗頭敲在甲板上好象是戰鼓在響。它催得老輪機長好不心急啊！增加四千萬噸哩的指標，小油船每年就要多跑一萬九千哩。現在戰書已經掛出，這好比箭在弦上不發不行了。老輪機長望着拆下的汽缸蓋，望着機匠們一点一滴地清除着四周的油泥，他看出機匠們的手激動得都要顫抖了。然而這種工作隨你如何心急都使不上勁。汽缸里外的油泥象深鑲在核桃壳里的肉那樣，只好慢慢的把它剔出。因此清洗一只汽缸要花費八個小時，全船八只汽缸要花費六十四小時。幾年來老輪機長動了不少腦筋，設計了好幾種工具，想把時間縮短，都沒有成功。這次船抵港前他又想出了新辦法，做了個跟汽缸一模一樣的模子，準備套在汽缸上，往下壓，來回擠，好把油泥擠出去。現在老輪機長想到它，眼前就一亮，他決定馬上試一試。經過他幾個小時的加工，他把新工具套到了汽缸上，往下一壓，來回一擠，這一下子簡直象把剃刀那樣把油泥剃了個精光。原來要八小時的工作，現在只消二十分鐘就可作好了。這個消息轟動了機倉，消息傳上甲板，李勇奔下來，大喊一聲：“老軌師傅，這一逼，真把你逼上梁山啦。不上梁山，那能當得了英雄好漢啊！”

老輪機長故作鎮定地搖搖手說道：“這算不了什麼。老阿弟，你想過沒有？有了這個工具，我們就要提出取消全年

四十二天的檢修期！今后那怕在碼頭上只停泊一个小时，我們也可以把汽缸完全清洗干淨。老阿弟，你赶快算一算，四十二天我們可以多跑多少路程，可以增加多少吨哩？”

这个取消全年檢修期四十二天的建議，簡直把李勇也惊呆了。時間只相隔几个小时，老輪机長就显出了这样的神通，还作出了这样大胆的决定，难怪大家都叫他智多星了。他連忙落笔計算，同时念道：“四十二天我們可以多跑一万一千多海哩，可以增加二千二百万吨哩！”

照理大家應該为这个数目字欢呼才对，可是人們却沉默起来了。原来前后加起来，要超过那艘英国船，小油輪全年还得多跑九千海哩呢！

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翻譯滿头大汗的跑来轉达了一个消息：英国船三天后就要启程开返倫敦。

本来老輪机長正抱着头在沉思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好象針刺了一下，跳起来喊道：

“来得及！我們苦战三天三夜，一定叫它把吃敗仗的消息帶回倫敦。”

他在身上摸索了一回，又一次从口袋里取出了党、政、工的联合指示。上面写着：为了加速建設社会主义航运事业，提前赶上英国，各輪立即大胆的作一次实地試驗，把車速全部發揮出来！

提高車速的試驗小油輪已作过了。但当时因为机器的

运转声不够均匀而半途中止，以致没有达到提高车速的目的。老轮机长为这事难过得整整一天吃不下饭去。“提前赶上英国！”这句话又鼓起了他战士般的激情：难道我这个当家作主的老工人能眼看着我们输给对方？决不能！坚决不能！他吼叫了起来：“同志们，我们要再试一次车，一定要把车速提高一哩。不达目的，我们发誓不离机仓。”

战鼓又敲响了。甲板上的大军为了赶上机仓，为了赶在英国船开航前给小油船披上新装，水手里有人提议：每人两手各拿一把榔头，两只手同时敲锈，这样就可使效率提高一半。在这种热情沸腾的时候，只要能提高速度，一人带头，全体就会一齐跟上来。水手们一人握着两把榔头，真象“水滸”上的双枪将似的，在甲板上干起来。李勇又计算了一下，即使按现在的速度，三天三夜也不能把全船的锈敲完。于是他说道：

“同志们，这样下去还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改良工具，我们要手脑并用，这样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好汉。”

大家认为李勇的话有理，纷纷开始献计，有的说把榔头加大，有的说学船厂的样另制一种榔头，用压缩空气敲锈。这些都不合船上的条件。最后有人建议把电风扇的马达拆下来，安上几片铁片，试制一只电动除锈机。大家觉得这个法子好，于是立即动手赶制。一试验，哈！它既快又好又省力。于是很快就制成了五只这样的电动机，除锈速度一下

子提高了数十倍。李勇握着电动除锈机仿佛是拿着机关枪。电动机扫到处，铁锈纷飞。达达的击锈声响彻了黄浦江的上空。它把英国船上的水手们引到了船头。英国水手个个翘起大拇指，朝小油轮上喊道：

“hurry up! hurry up!”(快一些！快一些！)

来自英国船的喊声，完全出乎水手们的意料之外。我们正在和他们较量，他们为什么却跟我们站在一起？李勇望着伙伴们惊讶的脸色，放下电动机说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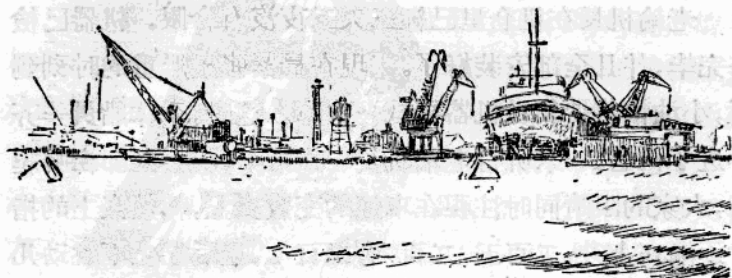
“同志们，你们怎么忘了，全世界的工人是一家啊。英国的人民不会妒忌我们，他们知道：赶上英国，这就是和平的胜利；超过英国，这就象征着全世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将要提前来到了！”

水手们一听这话，镗头敲得更响了，它要敲出和平的最强音，它要敲出海员大跃进的歌声。黄浦江上只有白天没有黑夜，小油轮上通红的灯火代替了太阳。水手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着，把鲜艳的油漆一层又一层地涂上船身。……

老轮机长在机仓里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。机器已检修完毕，并且全部安装好了。现在最紧张最严重的时刻到了，小油轮将要发动机器再试一次车。这时，全体船员一齐奔进了机仓。只听得老轮机长一声令下，机器立即轟响起来，大家的眼睛同时注视在车速的变数表上，转数表上的指针逐渐在上升，二百五，二百六，二百七，最后它上下跳动几

下，便在二百七十的数字上停住了。三十分鐘过去了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指針不再上升。人們的心情沉重到了难以自禁的程度。因为这是决定勝負的最后一着棋啊！但小油輪的車速还是提不高。老輪机長仿佛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，全身癱軟地坐倒了下去。大家一起拥上把他扶起来。当李勇望着老輪机長灰白的臉色，当他接触到对方痛苦的目光时，他的心好象要跳出来了。假如可以这么做的話，他愿意献出这颗跳跃的心来加快車速的轉数。

老輪机長坐在那里，气憤地用拳头击着自己的脑門。他自言自語地說：“三十几年了，天天陪伴着机器，好象母亲培育着嬰兒，她的每一个特征我都熟悉。还是半年前，工程师决定报廢的机器，我都可以叫它起死回生。可是为什么这一次……不！不会的！”他捏起拳头，忽然一个新的念头掠过他的脑海，他驀地站了起来。这个动作吓住了所有的人，李勇一把抱住他，喊道：“老軌师傅，你怎么啦，坐下来歇一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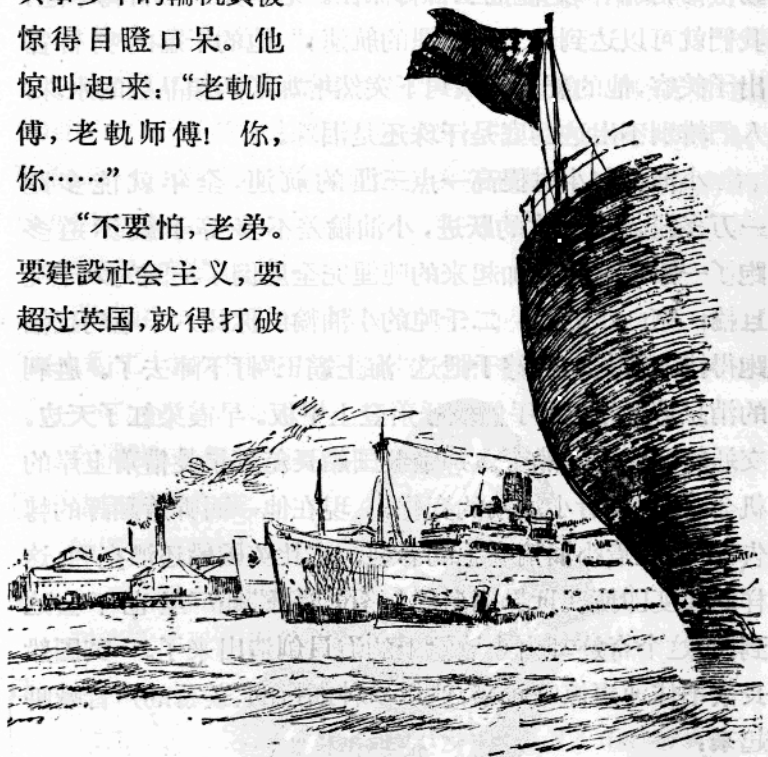


吧。”

“不要扶我，我一定要站起来。老阿弟，我还没有老，我还想看到共产主义呢。赶快！赶快把油头换大！把油泵加快，把车头放在尽根上！”

一个跟老轮机长共事多年的轮机员被惊得目瞪口呆。他惊叫起来：“老轨师傅，老轨师傅！你，你……”

“不要怕，老弟。要建设社会主义，要超过英国，就得打破



常規。既然这样，我們就要頂得住風險！開！開啊！”

機器发出了一陣炸裂似的响声，小油輪全身都在震動，指針一下子跃上了二百八，二百九，三百！老輪機長緊張的从这头奔到那头。終于機器的運轉声逐漸變得清脆而均勻了。他一把抱住了李勇喊道：“行啊！行啊！只要勤加油，勤檢修，我們一定能把三百轉保住。老阿弟！三百轉車速，我們就可以达到十二点三哩的航速！”他的干癟的嘴唇露出了笑容，他的蒼老的眼角下突然增加了兩顆晶瑩的水珠，人們辨別不出这到底是汗珠还是泪珠。

小油輪每小时提高一点三哩的航速，全年就能多跑一万多哩。这一次的跃进，小油輪差不多等于繞赤道多跑了一圈地球。它加起来的吨哩完全压倒了英国的六千吨巨輪！啊！小油輪！二千吨的小油輪！你比六千吨的巨輪跑得快，装得多，你終于把这“海上霸王”打下陣去了。胜利的消息傳开了。水手們欢呼着登上甲板。早霞染紅了天边。交通艇又靠上了船旁。那个英国船長每天早晨借着上岸的机会，起来察看小油輪的变化。現在他一面听着翻譯的轉告，一面望着小油輪身上的春装。它比英国船还漂亮啊！这样的速度即使在世界聞名的“格拉斯哥”船厂里也不会达到，而这个奇迹却由小油輪上的海員創造出来了。英国船長禁不住連声惊叹起来，他以一种顫抖的、羨慕的声音喊叫起来：